詩書疏箋文

古溪集 一

元

共四

古溪文集目錄

古溪文集目錄終

古溪文集卷之一

詩

敬讀老相先生文集

一部光明幸惠吾陶鎔萬化入洪爐易奇詩正微言

孔地負海涵大訓朱秋月鑑空光在水瑤琴絃撤響

畱梧精金美玉襃成袞尤感當時道不孤

松坡義龜石

穹胅南漢石柢死不西頭周皷剃𩨷恨秦鞭泗曷羞

高撑天與久大義人誰傳蔓草靈龜老　崇禎萬古

秋

敬次映江亭韻 并小序

亭故寢郎龍潭處士權公之居也公當嘉靖乙巳炳幾遐舉以故居近城市移築于此三面皆山山下是水亭對山臨水至春花欲燃秋月滿空則山與水相涵亭與水相暎此亭之所以爲號也其後吳竹牖金鸖沙鄭愚川張錦江諸先賢登眺而觴詠焉亭之名於南國由得公爲之主而諸賢之杖屨咳唾亦能助其精采也今亭之主權君錫元踵修斯亭亭楣古扁次第新

之其肯搆也夫竊自幸託名其後係以詩

云

天地端蒙世江山處士樓滄亭晴欲蘸濟舫畫如流

遠市輕塵歇小窓劇鷺浮楣端珎重字千古爲誰留

次野翁亭韻

獨對青山萬念除百年蕭灑野翁居何來石面偏當

礎自在蘭心不借鋤林雨添溪洗晚稼村風送酒賣

香蔬婆娑巾服康衢老湖海誰知有樂魚

太廟陪祭日次金學士大坤韻

禁城楓葉曉霜清韻語時隨玉珮鳴洗却盈腸葷血

盡何須盥沐是齊明

壬辰十月赴 肅行中途有感而作

踸踔驀雲倚蹇驢此行重渡漢江西餘生家國三年後去路江山十月初萬事只成湖海綫一心謾負洛閭書最憐 戴極門前月白首青袍淚滿裾

丁酉三月寄陽漕倉發船日作

三月漕倉檣滯留江風吹髮白勝秋民憂可紓南風麥國許俄裝萬斛舟夜靜棹歌松浦口春凝花信柳堤頭江湖太守無餘事攜酒登臨樂樂樓

挽朴執義 時源

昔遊陶院又榮銜隨處春風座上多山水百年蟠谷社文章八代甫臯家循良歷試名塗可潦倒生逢叔世何却憶迎薰三老會那堪孤露唱蒿歌在榮川時先大人與公及金正言汞範丈會迎薰亭

挽金進士祖壽四絶

古藤西畔小溪堂咫尺淵源道德坊人去孤松流水在公家三世響文章

一見知從禮法家少年遊泮已聲華晩來料理定何事博帶行尋泗水涯

千卷詩書一室清訪公曾上白雲亭江山玉遂烟霞

桄永夜聲光繞客屏
弱冠追隨忽白頭向來逢別況清秋秖今萬事成寥落吾黨那堪後死憂

金烏山候望臺次許敬翁愈韻

此山爲設住神仙極費瓌奇造化天太瘦凌兢全石氣故高超拔不塵緣敢爭砥柱頹波障却笑滄桑浩刼遷危壁懸空迷着底搖搖疑坐駕風船

蓮杜夜集

雲歸雨歛一天平極望山川盡意明缺月斜籠深樹影散氷攢曼大江聲酒因春氣香凝髮心與宵光淡

澈清天意却嫌偷造化故教林鳥不知名

山家夜話

晩節隨水宿誰家烟外依微石逕緜山谷古稱多白髮嶺南秋盡有黃花松盤上酒村風淡蓬戶生詩峽氣着雞黍留賓良夜永萬林蕭灑一燈斜

輓族祖 龜時 四絶

向直梨園一夢驚漢城風雨撲牕聲依稀數語蒼茫別此夜知公有遠行

吾宗長德最公尊乍接霜清漸玉温玅底經綸無地做烟花分劑太平村

山後家庭孝友風見公蒼髮尚愉容晨樵夕釣無非
事終老優游樂地中
生癖江山死得歸天華峰下錦屛圍吾家不盡庚寅
淚故逐丹旌上夕曛

輓柳姊兄京老 箕鎭 六絶

人間四十一年忙往事蒼茫水閣凉時倒雅冐鉛槧
暇前頭昭曠擬翺翔
可隱山溪晝掩閑東華遊客失躋攀遂成冷暖浮沉
界白首歸來試較看
烱然林杪一燈懸千古紛紛在案前朗誦百家猶未

已直窮濠宵上義軒
吾心統攝性情分認得方須說得眞千聖圖書無盡
義劇談橫竪更津津
犂然聽罷強相酬生澁偏枯語語叅謾把殘編収拾
若茫洋滄海逐蘆舟
三山蒼翠月華微此夜龍荒處士歸歸去莫將咳唾
闢邪堪後死悵靡依

輓李利川 建基

與子江湖白鬢毛風流文雅長吾曹念家焜爀能持
拙痛世婞婀遂引高三邑絃歌知蘊抱百年城市有

林臯丁寧後約天雲在此夜那堪唱薤勞

挽洪戚叔 道根

風流春野老今世獨眞心方淡貯玄酒太和發素琴
詩書十世古山水一堂深白瓶明夜路握紼淚冠襟

挽叅判族叔 同淳

蕭灑樊南老吾宗倚長德眞心逼邃古太和藴軀殼
不勉成邑康一家遂雍睦明時上玉堂雅望已傾國
宸褒春先正尚汝求典則松桂聯肘綾帷幄頻側
席仙樓十八夜清曼感豈宿羮對嘉勤懇儀表愛循
飭容易卿月班孝感八　睿燭天官三世誥　恩榮

徹重極我朝重使事皇華萬里北中原死吳京孰與
說正學歸來奄懸車白首臥林壑山水古璧圖賓朋
日優錯　聖朝爲惠養一兒五州撤年年七月初歌
舞擁華屋鶴髮倒壽觴九耋風流足惇宗義素重邀
我輒喜劇談肩動飛座情斟強盈酌夕雨垂縷過相
對爲淚臆那知此一夜遂成千古隔虛堂掩素帳風
儀更安覯癃極違相紼海山苦漠漠

暮尋靈隱菴

西峯日落渾成林老檜千章栢十尋明月空樓時聞
磬孤雲遠出暮還禽丹藜倚壁仙遊懶白玉園燈佛

座潠爲進花牋茶罷後山僧知客有詩心

歎衰言志

甚事經營若許衰人間六十二年遲成詩未就滄洲屋學禮難爲闕里兒五紱欺人生素髮雙輪無術繫長繩邇來収拾渾消落依舊靈庵未上時

夜坐用朱子詠雪韻 適有小雪

通宵坐沓抵朝稀快雪空林積不飛雲雨功輸龍反蟄江湖路阻鶴空饑寒添玉屑橋驢重清着瓊泥郭履肥堪把人間何物換米將吾飽絮吾衣

立春次杜詩

寒水亭深睡起遲太平消息日舒時踈松漏雪生勍
骨穉柳迎風引弱絲　文陛方騰稽虎梘窮淵寧學
蟄龍悲孤琴為答天球響此老元非解撰詩

溪堂酬唱

多情春鳥語簾鉤睡起隨人上水樓古架重開詩禮
業英材盡漏孝廉舟風霜晩契梅為約山水清緣月
與謀萬事蹉跎成白髮好將文酒強相酬

憶族弟壽如 一相

為纔庭梅幾百回瑤琴叟抱坐蒼苔故人節屐無消
息明月溪堂夜夜來

別琴繼欽 書述

孤山歸屐步新晴滿樹啼禽惜別聲亂石連溪通客
渡却憎流水不人情

次壽如席間見贈

行斷虹橋底處尋萬山孤坐一翁深浮雲盡八黃金
市明月應知白鷺心老去詩書謾作枕客來山水與
爲琴閒齋講罷重成會强策詩魂出孔林

和柳支叔 厦 琳 遣興韻

萬事皆非五絃餘床書散落澗蔬踈世情休悵山雲
別家計還憐水月居長夜松光生枕席大冬梅意上

衣褐金丹却恨無消息歲暮當總白髮梳

立春

青韭翠芹集布輪太平詩酒不勝春　新王正月時亭午東國豐年日協辛梅意玉含催氣候山顏雪薄露天眞願將諫帖題　宮閣庚戌元來屬聖人

輓權參奉文相(載鉉)

來來活水灑方塘忠定家庭在海蒼書史滿樓琴在匣有尋吾道郎康莊

知公端的此歸求一泮冠襟讓上游外至何能移所樂扁舟輕擧　二陵秋

禁邃花露印奎章爲抱遺書拾墜香莫説是非關我
事青山黄卷坐中央

平生養晦水雲知去隱愚溪若有期近日斯文消息
好此行何不必躊躇

過眞寶合江有感申烈婦事

石潔沙清爽籟生貞魂夜泊急湍鳴人心不似江流
白千古誰將烈氣摧

過盈德龍湫

寒流穿峽走如奮龍氣陡横水勢懸誰把快刀鑿巨
石若聽穹鼓吼重淵精神大海三千里窟宅長橋五

十川藝處猶能藏造化有時雲雨起青天

輓族君季運 觀夏

去年九月清凉避君道愛山無愛秋山氣偃聲盤語體秋聲激慨劒歌流是時山與秋并會木落雲空本相畱判不媚人歛焯約超能傲世露清修淩兢瘦骨氷霜亞千古傑然立萬尋亘截干雲渾石氣高孤擎日獨松心有仙駕鶴鸞鸑鷟下清夜玉簫吹桂林庵釋月敲聞錫響豐鐘雲裊發商音自珍㠥屑嫌敧側寥廓秋天在上知千斛空青藏不市一輪虛白絕纖埃西風夜盪峽雷吼爲不平鳴宇宙悲瘦島寒郊眞面

立枯藤敗葛半腰垂看君不厭爲君懷山是七分秋十分百丈層巖會鬱鬱一生荒葉落紛紛忽然載酒風驢背混沌竅傍積雪垠自此無秋山獨立那堪回首祝融雲

輓族祖龜沐

眞眞受性闇然修衷季由公邃古求孔氏尚云言笑顰蹙生誰與孝慈傳百年長德支門戶一夜村容失院樓宗黨徧成三世好白鬚黏綍淚難收

竹齋淸讌

烟餘露稍繞一齋小溪措置足幽懷故人白髮從三

遥何處黃金走九衢草樹知經新雨沐巖崖爲捲宿雲埋休言眞率風流足老去閒愁孰使排

夜話

萬花溪畔綠陰奇林靄新晴客到時晝靜泉聲偏八耳山深松影欲生眉香齋未滿三旬酒衙岳將成七日詩從古太平多勝事起看簾月故遲遲

溪堂會話

寒江暮雨返蓑翁滿壑松篁不禁風行伴沙鷗憐長白更尋麋鹿愛燈紅萬事都閑詩有料一身全老酒無功至今山水清音在獨抱瑤絃坐菊東

和別族叔士初士質殷淳族弟壽如伯尊彙晃

四老沿江踏早晴故人明日向華城黄梅佳節詩朋席白髮新豐嫁女程歸路丁寧龜島約離筵惆悵燕鴻情此行應宿清風舘先為諸君報姓名

登竹嶺

兒章峯前宿雨晴筍輿咿軋水橋聲風媧鍊出穹窿石雲漢昭回錯落星中國華嵩爭氣勢南鄉鄒魯應文明却慚竹下龍鍾老來去茲山白髮生

到丹陽九馬遷

丹丘流水洞門開憶昔仙舟載月回先拜山靈通世
好寘搜肯許我重來

到淸風桃花洞乘舟而下

黃梅新雨漲桃流極目波平放小舟此去錦屛三十
里白鷗應立使君洲

過彈琴臺

朝雨中原柳色浮彈琴臺下小舟流雙江尾合平湖
口獨峀着懸大野頭過刼蒼茫雲鳥陣登時蕩漾海
鰲游八千壯士今安在月黑燐青萬古秋

華城道中作

新豐樓下彩雲濃催發肩輿日出東山水遊人婚嫁
後畿湖勝地往來中綠楊林薄官衙出白石橋長
御路通遥憶錦屛踈雨裏羣仙候我坐清風

歸抵清風府與族弟使君德輿 彙載 登寒碧
樓伏次先祖韻

清風古道有仙靈生客登樓萬慮醒五月江寒雲出
戸千年山碧錦圍屛官閑梅落時過鶴村遠松燈夜
散螢不絶瑶琴何處在丹丘流水響空庭

凝清閣月夜次板上韻

高閣如舟夜欲行仙區萬象月中生光涵沙白村容

澹影漏江寒峽氣清古壁圓成玄鶴夢長洲慰蒲白鷗情滄波洴澼知何處愧我西塵尚在纓

巴江細雨

蓬壺消息一江通寒碧樓前細雨中潛靄龍山非藉霧亂紋鋪水不禁風倚蘆愁濕沙鷗白隔柳難分畫棟紅好待波生朝解纜江湖魚樂與誰同

待竹社詩友次凝清閣板上韻

清朝信息漏蓬壺輕棹爲誰遠泛湖雲壁分明還白鶴江鄉準擬躡雙鳧内州山水仙眞窟南國衣冠老大儒一府簿書隨雨歇碧欄東畔騁望孤

寒碧樓夜話

近水高樓積翠凝羣仙爲我讓先登風搖返靜門杈角雲月藏明璧揭燈松桂滿山非俗吏江湖有客摠詩朋虛欄指點龜潭路今夜波生更幾層

碧樓玩月

淸風遊客不禁詩徙倚高樓有月時老樹横長侵壁面虛舟滿載在湖眉光逼短箔琴心迴影入華牋筆勢遲軒外江山新洗雨滿襟寒碧許君知

雨中乘舟向龜潭

翠壁丹崖掛石稿輕舟取次上雲汀推移水度蛟龍

巖摟續山生錦繡屏挾岸如行巫峽客窮源將遇武
夷靈有時尖削還平鋪造化良勞各具形

鶴巢巖

倒影蒼蒼徹底潭錦屏中畔出奇巖靈禽胎化青溪
一孤島形分碧海三雲斧鬼鑴當鶻璧月樓仙御遠
鸞驂玄裳見客慳飛下若怡奇標上俗談

玉筍峯

玲瓏百態忽生節十里清江第一峰虹氣玉挖靈雨
濕龍光筍束彩雲濃九霄閶闔園長戟千佛袈裟立
晩鐘只許神仙其上在亭亭特立爲誰容

龜潭敬次老祖集中韻

舟到龜潭忽失邊峽門惟見鎖雲烟鏡涵積水臨無地玉削層峯掛在天白鶴今歸華表柱丹丘昔有老神仙璇風吹送歸航晚分半蒼雲買幾錢

棲鶻壁

錯愕何峯立水齊千秋謾任鶻爲栖光平石面懸鼯滑突兀巖頭過鶴低瀨聲風濤高柳外衝霄羽盍獨松西老夫詩力劮如許豈欲飛登半壁題

島潭

崩雪堆霞萬壑瑤一天重闢太清遙三峯月出瀛洲

島千里江通渤海潮破浪輕艘浮入畫凌雲奇石積
成彫高歌數曲潛蛟舞浩刼蒼茫赤壁篇

隱舟巖

放處無涯隱有隙行藏吾道寄扁舟窮源正溯瀛壺
遠依壁遂邐混竅幽雷斧鑿空聾髑骨風檣吞沒楚
吳頭莫言巖竇扁航在片月長烟一壑收

島潭舟中次淸風使君韻

自申至卯若珠聯合坐寒樓盡大年千古風流香老
杜太平英傑洛耆遶家鄰南極元多壽舟泛西湖便
覺仙昭代若編人瑞錄茲遊入畫更堪傳 時會中諸

老年紀自戊申至乙卯試首句云

舍人庵

淸晨驛路鑽林南古舍人歸只小庵疊嶂層巖仍翠壁古松流水遂潺潭丹崖函刻雲仙九白髮忘歸嶺客三盡日肩輿窮絶壑此間無限有奇探

下仙巖

夕照肩輿入洞天當溪巨石白無邊風媧鍊褐休征客雲毋圍屛坐列仙爲問永郞來幾日誦經于勒已千年摩挲苔蘚題名姓此地爲留未盡緣

中仙巖

三仙一壑最佳名及到中巖眼益明千幅平沙鋪竹簟三層懸瀑奏松笙屯雲石面還初白散月波心徹底清韻釋應悉來俗客靈區難着點塵輕

上仙巖

逐水行窮最上流奇巖萬狀一名區高處雲霞栖鶻辟長時烟雨卧龍洲此中流水傾銀漢吾輩今行近玉樓滿載籃輿歸大嶺雲屏休夢一生秋

憶游丹陽清風

瑤琴古匣抱溪山天放斯翁半世閒詩學滄洲探水碧更從句漏乞金丹七贊節履忘衰長四郡烟霞上

老顏近日枕書秋月卧此身惟在錦屏間時同遊者七人。

除夕

光華荏苒歲將除爆竹聲中萬念疎一夜空然添白髮十年未了讀朱書溪山虛老新王世天地將春處士廬欲買癡獃羞吽喚重簾何處樂翁居

元日

春上踈眉氣欲軒今年庚戌日正元桃符畫鬼雲千戶椒酒濡仙雪一樽大化屈伸如有約殘生衰謝欲忘言萬山花木藹昭始白髮當膽坐負暄

上元

老惜光陰最上元一年初月滿千門通明殿裏君臣讌同樂樓高士女喧貴戚柑香非我事行歌梅落在誰園莫將佛火張燈市光氣懸空本象昏

驚蟄

春意如期次第賡不盡何物却生驚一坏封陸渾無象萬竅通宵忽有聲凍觧語氷生野蟄潛腮學甬動江城十年老蟄逢今夜欲學雕蟲畫太平

春耕

朝野熙熙共樂春休官吾亦一農民土牛牽送嘉平

節鼓烏啼還太古隣黛耟后應朝出籍華箋臣欲畫吹豳溪耕不八册田界提撥工夫驗早晨

自溪社向温村兩岸山花政開共占一律

吾輩追隨爲見花春風下箚出詩家輕寒消壑還鋪錦軟嫩通溪忽泛霞看考槃前巖樹在送仙輿後水禽過清香細數慳移步柳外青山夕照多

清溪夜話

今宵明月一齋清匡坐蒲團不勝情道士溪尋朱露硯滄翁家在翠雲屏天地春回元有約江山性癖已成盟眞源直接鏘鳴瀨起抱瑤琴答水聲

登由道門樓覽江山勝景

松林隱約一樓虛此會俄登隴舍餘遠岀雲平奔野馬長江水穩上灘魚萬花蕃馥仙輿過三月乘凉大塊嘘極望還迷昭曠界奈吾鬢髮白蕭疎

楊柳

勝日隨隨洛水陽滿汀花木獨青楊踈枝得月通梧院嫩葉含烟隱桂檣朝雨好留佳句客春風着學細腰娟遙知光化門前樹移自箕城卜運長

清凉講會歸路又會溪堂

祝融飛下穿雲霞蕭灑溪堂夕照斜半袂藏歸金塔

月滿簾留待玉梅花談經近日心身穩有客良宵句語誇隨處吾家山色在軒前十二亂峰遮

拜忠烈祠次原韻二首

竹高松老已千齡誰拜先生不溺零隻手綱常成大節滿腔忠義化英靈秀夭古海猶紅日五丈何原是將星颯爽風姿應不死至今南國蕩塵腥

煌煌名節簡編垂臯谷先生宇宙知千里山河多烈士一丘松栢有孤祠男兒死日能無愧天地生風莫說悲華扁特宣忠烈字吾東從古重倫彞

登靖遠樓

直跨滄溟有大州老臣裘帶此淹留山河倚劍雲生
堞宇宙論琴月滿樓孤臣穿鎧魂應在騷客登軒恨
不收忠烈祠前多少樹至今松栢耀青丘

送許敬翁觀倭館

松竹爲墻石作臺萬山如畫水門回龍蛇往物腥塵
歇樽俎遺儀讌席開米幣不輸江戶去玉編誰載海
航來邊門接濟多踈漏夫子家孫愧不才

梵魚寺夜景二首

蕭寺風流夜更生西峯明月意中明遠磬戞雲仙樂
下晛林經雨佛花萠天達梵界形形定人在台鄉語

語清山前又是滄溟大無數烟霞取次呈
癡坐筍輿小澗隨雲山水竹摠宜詩同來我客眞蕭
灑此去神仙一轉移全壑風烟収满袖片時天地掃
游絲官童不識胷襟爽強勸茗茶倒數卮

別許敬翁上靖遠樓述懷

十載逢君五月凉青眸猶在鬢毛蒼山河說釼蠻烟
廓花草爲詩海國香浮雲送客歸江郭白鷺須誰坐
水鄉官吏不知離別苦梅庭來報已斜陽

與金陵倅金公立建洙會吟壯邊樓

八月高樓萬里聲清風鼓吹動詩情龍蛇古蹟蠻烟

歌橘柚秋香海國生昭代簿書稀上案豐年禾穗長
登城邊烽日報平安信老帥何妨不識兵

聽蟬

高嘯永嘆響曉天蒼溪噪起白鷗眠吸來清露凉生
韻啼上疎桐雅勝絃夏木交陰懷故友秋風蛻殼學
神仙當年浪逐金貂客禁苑垂緌一夐然

愛日堂伏次板上韻

苦厭塵寰萬事聾汾江來坐耳偏聰天監孝子啓彈
永地爲先生淑氣鍾近水樓臺皆徃躅滿山松桂尚
留叢清晨古廟馨香歌侶悵徘徊小鑑中

試士壇

昭代文治聳聽觀陶山千古有高壇懸題老樹春生面莅策長郊士整冠曠世 君恩江月印大家公筆日星刊 健陵松栢南枝遠西望雲鄉淚眼寒

夜訪溪堂

秋氣陰陰萬象沉古藤西畔小亭尋遠村燈照勤工女一樹烟濃穩睡禽此夜偏知流水遠我家只在白雲溪茶爐歸曬凄波襪夏把華牋快一吟

輓承旨從兄 彙圭

生長同堂仕同院人間六十七八年吾家幾世誠稀

事此日邦堪遠別先千古治安只一策歷漢唐明更得之珎重　王言朝野動由公門戶有光輝今送公歸萬事已杏花飄盡一丘明遥憐秋雨泉臺路皃抱遺書次苐迎

聽兒讀書

逢海歸來與世踈閑居無事課兒書遠圖會試桑弧後妙質將成璞玉初一點孤燈慚老物百年黃卷有先廬人家聽得三聲最白首超然坐睡餘

輓金舜玉 載礑

公曾書寄敬齋歲明月溪亭伴匣琴千秋更得君謨
帖常對端人正士心

奚止知公筆札間滿亭梧柳自清閒林泉晚許詩書
在匡坐朝朝對聖山

靈芝之故鋪水雲晞千歲高松老鶴歸病唱短歌蒿里
和荒山落月雪花飛

寄家姪晩翊之任麟蹄

君意初非賦遠遊小衙清靜嶺東頭古人松桂遺書
讀此地蓬萊素志酬養老鍊砂句漏鼎感 君瞻極
杜陵樓虫氓亦識吾家法五馬何如一犢留

歲丁巳暮春下澣伯兄溫泉翁以九耋大老將就養于嶺西之麟蹄余時亦七旬矣不惮以到老遠離爲難聞麟之距金剛僅六舍而近不勝岷嶺衡岳之想遂陪後以行

登竹嶺

斜日停輿嶺上層去來三十七登登古松流水留詩料篋屩寒簦憶舊朋石徑春深紅躑躅銀臺仙老白鬅鬙此行擬上毗盧頂休道龍鍾做不能

過堤川

名區昔聞大堤奇山海遊人必坐知明月遥通巫峽

水香尊古出義林池惆悵青田歸白鶴依俙蒼壁聽黃鸝潺山小市塵烟歇遠客停輿不禁詩縣北青田有金鶴皋舊宅

過原州

正苦金剛去路長更何城市太原陽蒼巒疊嶂圍平野蕭灑重營殿大坊新雨樓臺藏柳邑遺風絃誦滿桐鄉春潺晝靜蓬萊閣閒道元戎戲海棠東巖先祖曾經原州牧使故曰桐鄉

過攢城次丁海左範祖韻

三疊山高一水長不歸官府有仙鄉雲深峽氣還寥

廓縣古林容已老蒼晩市喧扠千戶靜長郊凍釋萬
半怳逢人笑問金剛界天際毗盧尙杳茫

自撗城向洪川

咿軋肩輿下嶺途吾行幾日到蓬壺七旬尙健桑弧
力三月將窮檝䎡都兩後溪聲皆瀑布雲中山氣盡
毗盧金丹歲暮重尋約休道神仙白髮無

過洪川

石逕松林掩午天肩輿飛似走洪川平郊雨過草仍
怒兩岸霞明花欲燃大嶺古多句漏縣長江夜度武
陵船官兒拍手攔街笑柳外何來白髮仙

到麟蹄

斜陽倚柳小舟呼披拂烟霞入畵圖一水弓回成極浦千山骨立學毗盧晝靜白雲生市巷春湲紫草上官厨西來聞說麟蹄倅松桂林中讀古書

合江亭

禁苑遊仙已散官蓬萊去路此登觀萬松海潤烟舟蕩四月江湲石閣寒白日雷生分合水青天雪立重輕山錦囊収拾麟蹄勝詩爲金剛不敢慳

金剛道中

青驢隨後白鷗前曉拂烟霞覓洞天百里窮山多櫟

屋萬峰流水有漁船蒼茫峽霧無邊海古怪村翁已
半仙澗蕨初生松酒熟滿林蕭灑不人烟

到龍山

老檜枯松夾逕稠肩輿曉下嶺東頭近因褁懶成高
卧強扶顛狂學遠遊白鷺誰須滄海月神仙應在歇
惺樓蓬萊萬壑眞顏面曉日龍山宿霧收

長安寺泛鍾樓

微雨俄收淡霧生萬川橋上一山明無窮造化經營
費到底神仙宅窟成古壁歸雲浮石氣曉樓流水泛
鍾聲遠遊尚感長安字中夜起瞻北極星

海隱庵禪仙樓

長安寺畔小菴幽百疊青山坐白頭佛國燈空淒似海仙宮暮籠靜餘樓蒼藤老木千峯夜古壁寒星五月秋乍倚雲屏成一夢休教騎鶴上楊州

白華菴

蒼靄滿壁白華林斜日笛與老檜陰萬壑驚濤還入靜一菴蕭灑轉成深古洞看巖皆佛面孤樓聽磬已禪心松簷石榻清如洗飛下毗盧發浩吟

表訓寺凌波樓

蕭灑禪宮勢若浮腕風飄忽到瀛洲高樓翠積千林

讜一椛寒圭萬瀑流天地無仙非確論江山有客此遨遊白雲明月淩波閣三字題楣最上頭

萬瀑洞

大壑砰訇響九河竆巖磅破洞門谺萬峯流水青天落五月溪山白雪多散忽跳騰珠點綴懸纔卧鋪石盤陀神工排置皆公物元化題歸八字何 洞有楊蓬萊書蓬萊楓嶽元化洞天八字元化其字也

正陽寺歇惺樓

竆奇絶壁上蓬壺無數峯巒列畫圖元氣一區都畜貯奇形萬狀大排鋪白頭如我憂時老尖頂任渠傲

世孤起傍逗雲隨指點此身騰踴在毗盧洪耳溪詩（曰憂世如人白盡頭蔡樊巖詩曰有時尖殺不勝孤）

先祖先生未嘗遊此山而今見歌惺樓板上有壬寅秋江原道灾傷御史時望金剛作一詩後之追慕者爲之刊揭遂感而次韻

雄據海五城金剛一山出天地萃精英仙佛恣宅窟銜廬阻朗吟雲棧幾盤鬱悠悠鉅靈恨至今應未畢

待壽如

寒齋高會屬新年衝雪清節拙展先老去還多閒歲月客來如遇好神仙玄琴獨抱當溪水白鹿誰隨出

洞烟懷人半夜無佳句起傍寒梅繞樹千淸淸南士
初叔拙百拙伯尊帚

八淸凉精舍

吾家此是武夷山九曲江頭屋數間臺古孤雲都幻骨庵新滿月更生顏千峰流水玄琴戞萬樹飛花白石斑金剛歸後淸凉又到老吟鞭不暫閑

吾山堂

十世吾家此一山敢言衰老失躋攀高峯過雨生泉脉明月穿林露石顏寧將梵宇歸空寂爲起黌堂保曠閑更把瑤琴尋古調終宵流水響松間

蓮花峯

一朶蓮花幻石峰仙人應在白雲封山下都歸烟火界故能超出色相空

清凉卽景

九曲江頭響百泉清凉物色最今年夜深如坐觀心佛山靜相逢識字仙三月風輕沂水服千巖雲出武夷烟東峯霽月來何晩詩未成時起問天

祝融峯疊奴字韻

客意耽山解小奴層巒複逕賴杖梧心神浩蕩疑驂鸞眼力迷茫極没烏積氣盤旋元自大聳身尖細忽

何孤思將卓筆濡清洛極寫人間大畫圖

外清凉石壁

神隨境會並秋清躡盡崎嶇脚似輕天費神功磨石面山通靈液瀉泉聲却爀亂錯犛齋鎸爲愛端閑別界生也應遊客歸來後夜夜文星古壁横

清凉之會壽如有約不至及歸詩余古溪精舍諸朋散盡意甚無聊遂與做一場午睡

溪亭四月草堂春高枕床書倒角巾都付黑甜忘世事却將黃嬭護心身跛言宰木能雕朽爲謝陳儀欲細新溪巷不聞鍾漏響邊邊一夢太初隣

愛日堂續老會謹次板上韻

愛日堂成續老會一堂千九百年人淸洛古今同地勝元豐生長蓋仙冝潭空客影呈鬚髮臺靜天機見羽鱗醉筆爲題仁壽頌年年此會此堂頻

輓伯尊

生何同歲死何先死去胡將仲君聯世間無兄無子我獨生何必爲公憐惟公文雅長吾輩蕭散林泉大耋年山後古架詩書在簡几風趣一齋傳藴之以德儀雍若發而爲詩響亮然矧公家政惟孝友一生優遊樂地全古人不以窮通語靚我胸襟一任天自必

無求老益泰心安氣健鬚髮鮮時時筇屐鳴溪石古藤叢下見老仙一語一唱生眞率清香裊裊水閣烟喜聞老鶴能刷羽無怠歸來月瀾前那意昨夜寒江咽公上丹砂古壁巔百年相期今已矣老筆題輓淚漣漣

古溪精舍

清溪一曲抱東臯蕭灑新亭集社曹吾道將窮流水在此身無事萬山高巖西寥朗春移隴石上清吟夜聽濤何患大風吹倒去掀房露臥是眞豪

古溪精舍八詠

落帽奇峰

誰將高帽落成峯圓頂方𨇮匝石封騫騰氣格千年鶴醉倒風稜九日龍萬峀傍羅璀璨玉古家西顯後凋松斯翁晚詐亭其下偃蹇同君不世容 老杻落帽峰詩千峀揷天如玉立

清吟古石

山川精采蘋清吟此石眞能見古今夜月盤陀回小艇春花叢樹抱孤琴風磨自在眞精蘊水落寧教正響沉吾未成詩先就屋梳泉長奏磬鍾音

芝峀晴嵐

煌煌獨秀仰靈芝正直方平勢更奇十里孔林山抱面兩程家塾水分眉乾坤淑氣盤旋在雲雨神功運動疑歲暮不禁貧鋪想忘言癡坐月明時

枌洞落霞

枌阜落日曳蒸靄古洞疎林晚景佳遠峀錦圍巫峽月淩村浪泛武陵花齊飛孤鶩依山影一抹清烟近酒家扶老短笻時獨往鷓鴣啼罷石磯斜

温泉流水

源流混混發温泉夾岸松篁盡大年活潑淵魚元有地徘徊雲鳥欲過天上頭不斷虹橋石清夜如聞玉

澗絃一曲幔亭成小隱千巖烟鎖月無邊

陽坪垂柳

箕城嘉樹萬條垂翁愛脩脩種傍湄官事晩風成邵看閑情午日學程隨蕭疎伴竹雲生巷癸朗鄰梧月上眉詩從柳下方佳句住客清陰故去遲

遠沙明月

遙夜西郊一望沙古溪潦落月生華端正氷輪芝峀畔清寒玉礫洛江涯詩朋鶴立蘆花岸酒市燈懸廣漢樓禁苑老仙今白髮短笻生響步山家

合江暮烟

丫溪流水滙成江江上疎烟裊碧窓長嫌重載曾回船遠似輕飈叜度矼溪松隱暎眠雲鶴孤店依微吠月尾不妨一空全得月好山欄畔八雙雙

溪堂春詠

烟霞十里客三人斜日有輿賦晚春青菜纖時樽有酒白雲溪處室無塵梅前坐似商顔皓柳外耕疑谷口眞八疊蓬萊秋學過溪山生動萬花新

古溪精舍會話

高居泉石摠耆英萬架圖書日八評老去文章猶錮氣坐來山水盡琴聲洛陽莫說多亭館林下何如有

泌衛歲暵靈芝消息在壽民餘訣保吾生

靈隱庵會話

童三冠七坐龍頭邂逅逢迎是壯遊千古名山謾屬佛五更詞客爲登樓月明梵宇清如洗雪霽松嵐碧欲浮風烟杈拾奚囊去識字神仙永夜愁

靈庵曉鍾

雪後空山萬象濃禪窓會事報晨鐘精神月落姑蘇夜消息雷鳴卯子冬識字老龍吟大壑聽笙孤鶴下高松閒庵重起同安感心逐聲聾度遠峯

敬次拱北亭三槐韻

瞻仰三槐拱北亭清風吹起古查靈孤松不死忠臣廟雙竹新生烈士庭春回鵑樹依壇壁夜向鵑樓繞極星正直當門入似立千秋長對越峯青 東萊安樂書院前古松一株經龍蛇難至今不死安東燕都祠前二竿竹無根生出皆異事也故茅一聯及之

聞許敬翁作伽倻山遊更步前韻以呈

黃花盃上紫簫清遥望伽倻一點明三秋木落皆仙骨千古山聾不世情大筆應題元寂洞孤雲已識太初名不將隻眼寄君去空借秋風動小屏

疏

辭副摠管疏

伏以臣生長窮鄉資才薄陋學識淺劣而早從蔭塗
屢典字牧師友之講習無暇身心之收拾靡欲考諸
言行已多自愧施於政事專沒可紀及其賦歸林園
惟欲料理舊業甘心淡泊以畢餘生猥荷 朝廷不
棄誤加收錄內歷清顯轉至緋玉邊圉承乏暫膺重
寄念臣前後 除拜罔非先蔭攸暨非臣之所自有
也惟思趨走承奉未嘗逡巡退縮者盖欲少竭駑鈍
粗效報答而竟不免竊廩素餐只切惶汗顧今犬馬
之齒七十有四矣衰懶奄昏杜門養靜爲村秀壽數

自作無益之程課前年以哭子悲傷疾病棄之精神
氣血衰竭無餘謝絕外事惟待到是歟不意摠府
特除出自　聖批此何等　恩遇也慚惧兢懍罔知
攸措臣䘏非科第進身循次遷歷又非山林宿望越
例超選而誤　恩荐加奄至宰列實非如臣冗賤所
敢一日安焉者也爵祿爲勵世之具卿班爲命德之
器而罔功濫受無以勵世匪材冒據有違命德夫官
方得失而國之治亂係焉則雖人主之尊亦不可輕
以與人得之者知其積勞久效漸次以進而未得者
亦知其非一朝僥倖而可致者故先王之官人也一

視其人品資歷大以任大小以任小譬如匠之用木有可堪棟樑者有可堪欂櫨闑扂楔者若易以置之則不惟不成室屋必至摧折毀敗而大小皆失其用矣今以臣之所受　恩命揆之　國家官人其萬萬不稱有甚於此臣雖貪恩沒恥冒進而妄受之　朝廷之公議自在鄉曲之竊議難免則臣身固不足惜倘不爲　聖朝之累耶臣當與疾登道趍拜　脩門一望

天顔披瀝懇辭而經冬涉春長時沉綿老痰凝結肩臂拘攣昏眩間作有時顚仆終南渭水雖在夢寐而枯木朽株旻無生意不得已祗伏私次齎進短章

罪極逋慢恭竢　威罰幸荷　恩貸特命遷收職秩俾得以屛伏田里歌詠　聖澤任意調息終歲優遊則謹當將此身心以圖塵刹之報矣伏望　聖德剛健篤實勤御　經筵講究古昔帝王治法政謨惠化旁流施及遐外則臣之耄羸癃疾尚願少須臾無死思見德化之成如山東老民之扶杖而聽詔令也臣雖不進而立於朝其受終始　恩造庶幾生死而肉骨臣之志願於是乎足矣伏願　聖明哀憐而肯許之

艮齋李先生請　贈諡上言

右謹啓臣矣身等竊伏聞崇奬道學帝王之盛節
褒尙儒賢國家之常典也盖自生民以來元有此道
而道不自行必待命世之賢問學而闡發然後道統
賴而不墜儒學賴而復明故自古賢君哲辟莫不贈
爵贈諡以之扶植世道興起斯文有或道尊德巍而
贈不至崇秩學博行篤而諡不以大名則豈非 朝
典之有欠闕而士論之所齎鬱者乎玆敢不避猥越
之誅冒萬死仰籲於 法駕之前以冀垂察焉臣矣
身等道内有故 贈吏曹參判臣李德弘即故孝節
公臣賢輔之從孫而 贈參判臣忠樑之子生質端

粹天性好學早襲家庭之教已知孝悌之道而十九
受學于先正文純公臣李滉時尚丱角文純公戒左
右曰此巨人也前步甚遠爾等敬之命名以德爲其
行宜心也自是日親薰炙未嘗離側師門之一行一
語無不劄記而抄輯焉曰記善錄問目編曰四書二
經質疑心經家禮講解於是乎體驗於動靜語默之
際心會於問辨講質之餘用工刻苦不懈於食息操
履方嚴不蹉於毫釐幽顯一致知行兩進以聖賢爲
必可學今以見行文集觀之以小學大學爲感蕤進
修之階中庸論語爲收斂踐履之地沉潛乎心經近

思程朱全書會通乎詩書易禮性理羣書最其久讀中庸幾至浹洽快活之境精察易象頗得進退消長之理希聖工於九容九思闡師說於四端七情叢棲講道之暇命造璿璣玉衡依法旋斡則旁通日月運行之度節社詠物之際指點澗樹巖花見理活潑則直透天地流行之妙文純公之名齋以艮是得止所止之義而書與七先生贊及敬齋箴白鹿洞規揭之齋壁至於易簀之日命司書籍則其屬意之重尤何如文敬公臣柳雲龍所謂立志篤學成就無量事業者可見同門相許之意也時當 穆陵文明之會與

文穆公臣鄭逑文元公臣金長生同被薦剡三除寢郎再遷翊衛或仕或不仕既來勉就只山水一紱而止其難進易退之操盖有所受而是時倭寇充斥嶺海阻絶尚能徒步省親間途勤 王既進禦寇之策足令捍賊退縮廣施賑救之政可使飢民蘇醒其移孝爲忠愛君憂國之誠大抵從學問中出也是以故大司諫臣李堂撰銘于碣曰質美而學斐然成之退陶爲師斯乃取斯故祭判臣金應祖祭祠廟文曰早得依歸企仁與義信道之篤制行之端故洗馬臣李光庭并文集文曰以所學於函丈者講明於同志

所謂生則明其學死則傳其道殆朱門黃蔡之流也是可以徵信百世表章來後而只以衛聖原功 贈天官亞卿而止至於道學行義尚未舉論於褒奬之中伏況我 朝之崇儒重道遠邁古昔名賢章出褒典相望而文純公門下諸賢之 贈爵贈謚者亦歷歷可考逅而十數年來如故叅判臣具鳳齡故叅判臣朴光前故牧使臣柳雲龍俱被曠世 恩造一國人心舉皆感激聳動而以李德弘之篤學力行獨未蒙一體易名之典將何以慰一代之輿望而樹百世之風教乎伏乞 天地父母特命太常詳採實蹟廣

揆公議加 贈一資恵以美謚以光聖德以幸世教

擬疏

伏以臣遐土之一庸品也素乏學術專沒才諝自揣至愚極陋實不堪備數於 淸朝百執事之列而濫叨華銜猥玷名器自顧惶愧神懊魄驚常懼過福之爲灾顧今年過七耋退伏田野猶有未泯槩衷尚記前後 恩造雖糜身粉骨殞首結草固無以報答萬一茲敢披瀝蘊結庸附曝愛之悃伏願 聖明試垂察焉自古賢人君子之陳戒于君也必以崇正學爲第一義夫正學者大學所謂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是

己盡誠正修齊治平之事必本於格致而天下萬物之理布在方冊故古昔帝王莫不讀聖賢之書講聖賢之道窮其理而致其知然後措諸事爲各當其則心無不正身無不修而以上之所好推而廣之黨庠術序家絃而戶誦使斯民親親長長遂至於國治而天下平此三代所以治隆俗美非後世之所及也是以有宋程朱諸賢之論治法設治具莫不本之心學以至于化民成俗而臣先祖臣文純公滉當 穆陵初服疏陳六條必以敎聖學明道術爲本原而繼以任大臣聽諫官遇灾修省之意終始惓惓焉者也向

在綏陵之有事也臣以當日宮僚依傅教進
叅哭班仍伏承承宣之除而適値陵幸進講無
暇三宿喉院未得一近筵席退歸三載一心耿耿
伏未知殿下日開經筵勸接儒臣不至無故停
撤否又未知近日所讀者何書而藝問講論者何義
也臣愚以爲不求諸聖賢之書非正學也不循乎聖
賢之道非正法也進講之際必須以四子五經爲根
基程朱全書爲羽翼不惟讀其書而必究其義于以
體之心而質之行古今事物之理瞭然於日用應接
之際則出一言做一事可以判一代之治亂決一國

之與亾此正學之所以不可不勉而廊廟之臣經
幄之官亦須用學問中人使之導迪而輔翼然後
聖學得以相資治道得以相發上有啓沃之益下有
協贊之譽矣但所以得人者爲難漢舉賢良孝廉茂
才卓行而未必盡得純儒者以其平日所教不在乎
此也況今取士之法與世寖降章句之學無助乎格
致功令之業無補乎修齊以此取人何可與共平治
也伏願另飭廟堂關諭各部各邑倣朱子鄉約月朔
會講自小學大學至于語孟心近自事親事君至于
友悌睦任內而四學官員外而列邑守宰對同聽講

輯成講說以報成均館觀察營而同成均該方伯或
都聚討論或巡到諮訪勿視以文具勿責以近效必
使之興起作成知其體既立而用可行然後升之司
徒以聽　朝家之進用爲上者公其好惡任之不疑
使之周旋講肄補緝熙之學委寄民事成循良之治
於是乎正學興而王道隆使愚夫愚婦擧知尊君而
愛親好德而畏法則不待春秋之復作而亂臣賊子
知所以懼不待孟氏之廓闢而詖辭邪說不得以作
焉正學之效顧不大哉又況大學之財聚民散是帝
王絜矩中最所講究而不可忽焉者也是以自古賢

君之治民也先知節用之爲愛民傷財之爲害民故
周官之九式所以節邦用也周田之九區所以制民
産也減一歲半歲之租而國用不匱有六年三年之
畜而民食自裕者用此道也臣在草野竊伏聞　殿
下自御極以來敬天命而順人心勤學問而崇節儉
湖山無木石之輸宮庭無金繡之設　世廟之木纓
竹杖　宣廟之綿裘草舍庶幾復見於今日而仰體
大行聖母愛民恤民之意哀痛惻怛之教屢發於
絲綸之間八方生靈咸仰　聖化之郅隆而奈之何
後風肆行閭巷之身布褐不掩而宰相之車錦綺是

飾匹庶之口藜藿不繼而公卿之馬菽粟是厭一臺榭而費幾百家之產一宴集而費幾千人之食古人之居席用純素而紋桃繡屛制自何時古人之會器用磁漆而銀椀玉楪出自何方況西洋一國僻在海外其俗也至妖極誕而近聞其國之細綿紋繒殆遍我國內自京闉外及鄉閭高價遠貿家衣而戶裳何也以有限之財許多消瀜於無用之物宜 朝家之所嚴禁而尚未聞撙節其器用酒食毀撤其臺榭車服臣竊謂外方傳聞之不可盡信近以道 啓繡啓觀之各道前後方伯守宰之贓多或至千萬少不下

十千寧有幸漏空無枉羅而苟求其故俱係不法試士之庭賂門傍開奉命之行苞苴後隨灾歲翻糴倍於奸吏之偷弄越境販米甚於都沽之射利貸國錢而報京債嫁禍於窮蔀買公米而營私貨積逋於度隷甚至蚩氓之家產稍饒者罪犯必陷於倫紀獨看之手勢稍潤者差任不循其窠座恬不為恥轉相效右畫胥經營都在乎求好官而多得錢嗚呼古人云文臣不愛錢天下太平豈意今日 聖明之世有此贓汚之狼藉而究其原則奢侈之使然也語其財則皆出於民也焚林而獵獸羣遂空竭澤而漁魚族必

亾況今年形之歉荒荐疊穀價之翔踊倍蓰哀彼生
靈尤將何以為生也嗚呼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傳曰百姓足君誰與不足由此觀之邦之寧不寧實
係於民君之足不足亦在於民若使方伯守宰讀此
書而究其義則忍使民仰不足俯不足而斲喪我
國家之根本乎爲　殿下攸司之臣者當體　殿下
愛民之心將此蠹國之類投畀豺虎不使復厠　清
朝而或以輕囚而請釋或施薄寬而旋放依舊影纓
束帶平步館閣何其負贓之至重而勘罪之太輕也
是必有其故矣未知諸價輸錢如漢唐之債帥而巧

取封植若鄂帥之牙儈歟苟有是也我國之名都太府盡歸宋賦之和買而莫之救正耶臣於昨夏伏見大僚 筵奏之發於各道關旨者以道臣之不飭邑宰之不廉謂將無民而無國俾各書揭政堂常目警惕繼有各道繡抄之 命八路俱竦萬姓咸聳庶幾振勵綱紀大行勸懲而畢竟勘處乃止於此伏未知大僚之意如是經略謂是以有民而有國耶下而三司諸臣亦以爲扶持奠安之無以加此而噤默無一言耶未知匡濟補弼之責無所施其苦心忠亮鯁直之士無所效其讜論而然耶百世之後若使良史書

之曰其贓犯若彼勘過如此而國無敢言者未知謂今日何等時也到此不可但以流涕痛哭言也嗚呼臣聞古者賢君之治國如良醫之治病必審其受病原委而兼施補瀉之劑今其犯贓者亦國之世臣也朝之名士也又皆清白後裔也由其不學無教天理滅而人慾肆罔念國之本在民而只知有財可以致公卿豈不可哀也哉治之以法律不若導之以教化丞令攸司還收其配未配放未放者并黜于山寺或江亭使之俯首讀聖賢書或七年或十年然後得以復仕于朝如是著成常憲俾不逾越則亦或爲 聖

朝作人之一道而勸懲之意實寓於其中矣且臣聞士者國之元氣也蓋以士之立志遠大制行高潔進可以經濟天下而退可以表準一世也是以傳曰士尙志又曰士志於道士之爲士觀其志行而已粤自周公所以養士者有道待士者有禮逮至有宋有程子學校之制朱子貢擧之議導士以禮讓忠信取士以文學道藝我　朝因之所以培養導率者不專在乎功名利祿之科肆臣先相臣之通論四學也勉勉乎學道講禮懇懇乎尊君敬師至於揖讓進退周旋出入莫不詳告而明戒之上所以作成者在是下所

以與起者在是故爲士者讀書窮理知足以燭事物之奥飭躬修行守足以遵聖賢之轍自處重而不肯同流合汚以求譽自待厚而不欲趍走唯諾以苟容王公大人雖有好賢樂善之誠無從以聞其姓名識其面目求之如渴而得之招之以禮而致之夫何挽近之士風都變輦轂之下冠冕之族雖不知如何自處遐方下土布衣白面之士無端奔走因事干謁日成市于宰相之門伏未知宰相之於此輩何所取而應接不暇也爲其經綸抱負可使周公吐哺握髪而迎之歟又其文學行義可以充程子學校之領朱子

貢舉之員歟抑朱子所謂言語文字投書獻啓之類
歟嗚呼天下之士出於門下固宰相之盛德美事而
臣聞宰相之求賢未聞賢者之自媒於宰相也臣聞
宰相之下士未聞士子之自屈於宰相也不耻其自
媒不嫌其自屈則可知自處之輕賤而自待之薄劣
矣經綸抱負文學行義右何足責之於此輩哉韓昌
黎之爲書求薦陳堯佐之作詞謝薦尚不免百世君
子之譏況不爲昌黎堯佐而徒欲以顏面借助乎此
韓魏公之用士必求乎不識其面者也嗚呼綴緝詞
章占得科第已非古昔之良制而因緣請託僥倖竊

取菐身之階有此一路故以詩書爲弁髦文學爲筌蹄乃敢聲言于衆曰我識某相何苦讀書嗚呼士不讀書何以士爲卽此一言已足以禍斯文而賊吾道矣又其甚者誣士論而圖榮進脅民財而資賄遺其鑽隙之鄙行病畦之諂笑一接言貌已知非士類而出而招權賣勢肥已剝物養成果日贓敗者手分未知宰相之取此輩將安用也嗚呼大嶺以南幸襲先賢之風敎偏蒙 列聖之化育士之平居自謂講習義理循蹈禮法粗知自處之重自待之厚而惟其學業未熟本根易撓一出京國浸染俗習撐冠曳裾顚

倒勢利謂能抵掌以談王霸徒步以取卿相若古權謀術數者之爲終歲流蕩滔滔不返者凡幾輩矣彼之喪其性而失其身者已無足言爲宰相而有或假借應諾者恐亦不得辭其責矣苟欲端本正原挽回世道則不出乎向所陳崇正學一事而化貴積漸效在久遠不可以朝夕期也則先自宰相服正已物正之訓念懲一勵百之戒以不親而目爲求士之方不許干謁爲取士之法搜訪山野之隱而益採其眞僞參互郡邑之薦而更辨其虛實使彼自進而自求者知其出入相門不足以爲得而趨奔勢路徙歸於無

益則自當退而讀書日趍於正學庶幾知耻而改其前行反本而究其實用異時朝家之取正士行正道可與共治國者恐不患無人矣苟或不然任他奔競則人心日渝士習日訛必至於元氣澌盡而後已嗚呼元氣歇而天地墜元氣消而人物亡可不懼哉可不戒哉伏乞 聖明澂軫此弊下詢大臣而裁處焉

伏惟我 殿下以 神聖之德英睿之資祗承 徽旨誕膺 寶位天人協命朝野鼓舞而近年之風雷失時日月頻蝕水旱成災禾麥不熟何也上天之示警於 殿下者乃所以厚愛 殿下也是以古之人君

處安而不忘危爲人臣者亦憂明主而危治世慰則
殿下之仰承天愛者只在乎憂勤惕厲恐懼修省
凡所以固本面元者不可以少懈也處廊廟臺閣之
中者尤當嚴恭寅畏竭誠盡言上而燮天功而輔
聖躬下而保民力而作士氣思所以培護根本導養
元氣而其奈俗習已痼紀綱不立貪饕之吏皆不知
畏趨利之士靦不爲愧居氏之流雜相續擧世之奔
競轉甚又其高第好爵未嘗不出於契券顔面之中
則清白自修之流擧將逃遁隱匿之不暇矣尚何望
其根本之不撓而元氣之不頹哉顧臣孱劣兼以耄

昏又無官守言責之可論出位抗言固知其萬萬罪
悚而事係國家安危若以草野而不言則是負 國
恩也負先訓也況臣死亡無日報答無地彷徨漆室
收拾獘精敢欲一言以死臣雖疎逖愚陋無所知識
而所言乃古聖賢爲君陳勉之義也伏願深留 聖
念日開 經筵以崇正學爲本領諮訪儒臣以行正
道爲急務應天順人實有所事則王化興而賢良夾
輔俊風息而貪墨底化民有恒產流離者奠安士有
恒業奔競者靜貼根本鞏固元氣漸舒可以弭災而
召和轉禍而爲福 國家享磐泰之慶而古家世臣

亦得以永肴其休矣臣不任瀝血懇祝之至

古漢文集卷之一終

古溪文集卷之二

書

上本生大人

工議叔來伏承下書伏審向時氣體候有不安節雖承於向復之後其爲驚慮焦煎當何如哉書後亦已十數日伏慕不任下誠子日前偶患泄病今幸向差而旅食轉覺支離秋來鄉思倍深種種難堪非一端奈何洛下知舊以樊翁文稿刋役事薦出任員又裁書河海兩台而近來吾嶺事每多岐貳故使之直送陶院必欲合力竣事韓台及蔡令之意爲此屢屢言

及幸以此意稟議于仲父主一番齊會院中謄出任錄及京札通于道內次定道會商確其規模節度然後答書于洛下搢紳則本蒙當褁送云耳不備上白

上叔父 後溪公

日來乍寒伏未審調中氣力無添損否淸凉精舍事待陶院丁會時發通以春末夏初定道會於本院擇送道儒中解事十餘員入山相地待秋伐材始興工役則事可以漸次就緖道內議論亦翕然隨定無携貳蹭蹬之弊伏未知如何第有所不可不急圖者近見吾門年少輩擧皆悠泛度日謔浪爲事其稍云篤

工者以硏磨公車爲妙技稍云有志者以成就文章
爲能事至於近裏之工向上之業不知爲何樣物事
仁義之談性理之語不知爲何等說話未知精舍說
成之後率此不教之子姪將何以入淸凉一步地也
向日瀾寺諸老之會非不奇且偉矣一觴勝事無益
於門戶千古劇談無補於身心則不過爲香山之九
老會洛社之耆英會而已伏聞齋穀與衙錢尙有向
會後餘瀝今若以瀾菴一處爲吾門講會之所須趁
來月望間老少咸集薦出訓長幾員聽講幾員使諸
生次第進講非性理之書不敢讀非義理之說不敢

道第觀其磨礱之久成就之如何然後始引而進之于清凉精舍若吾儒八道之文第今月如是來月又如是今年如是明年又如是則吾門之內將見有循循謹飭之子弟而亦未必不爲惇睦之一助耳竊欲以此意稟于一門長老斷然行之而身在草土未敢爲此等文字伏望細加商量如或以爲可行而不可棄則從速發文門中亟定大論如何如何

答柳高城文 喆祚

潦雨連仍伏承下狀謹審比來調體尚爾稽復貢慮兒子連值潦水無涯姑留而但合下不教甚喜遊浪

若失此三數年光陰則終歸於魚魯不下豈不可懼所做時文只當使之隨衆課督而朝夜之際須授以古文一首課日背誦則其進益之效較做勝似更若酉置多小日幸以此嚴立課程伏望

與權參判載大

向者台執事有海島之行而彙寧適有事于京師未得與故鄉親友出餞於路左瞻望遐慕曷有窮已居然秋序盡而冬候届伏諗匪居體度神衛萬重智島台丈連承安信而一葦相望日有往復講討之樂否吾嶺之一時赫赫千古復見而天所以共聚一海使

之起居相接者故欲使吾道不孤講究晦齋行義成就暗室箴辭爲異日圖報之具耶素知台座靜居完養大耋精力尚可堪千里遠役而隨遇理遣所以處憂患困窮者固有道焉南海湫濕古稱多瘴癘之祟亦須慎其居善調息不受風土傷損所區區拱祝耳彙寧在京師側聽物議有以台座疏辭不以爲不可尚以世代寖遠有難擧議爲辭彙寧曰吾嶺區區秉執實有所受不以久近爲進退然嘗稽帝王家禮雖嫡嫡相承有七世五世之限不敢踰越況於　閟宮祀典稱謂有別而今以久遠爲難則此後百世千世

其爲未安豈不有甚難處者乎聞者似若有相契者且或以台座前後疏之大異婉峻疑其彷徨顧望爲時論所低仰者是台座久阻朝著人不諒其秉執之固見解之精而然古人於章疏奏劄之間必由淺而深自微而著仰冀君上之漸次感悟者其道理則然小事尚爾況百年未遑之大典禮乎台座年迫八耋屏處山野顧何求於世又何知時論之如何而爲低仰地也槖學以　綏陵舊日宮僚老而不死依　傳教趨造班哭憊病旅次未卽爲歸計愧悶何喩

與柳參判 致明

向來歷候已三易歲矣時因士友之從門屛下者伏
聞台體動止康旺伏慰且溯彙寧數年來咢器益簸
無一物儘貯在中疾病又迭侵有甚趣緒可以仰聞
近日疏論已三度成會想台座已悉其梗槩矣夫自
壬子　遺教之奉藏於花校吾輩所以念念闡揮者
果有一言一事可以藉手說天下後世者否適會今
歲尤不禁感慨抑鬱則此論不可已也況伏聞台座
一封腔血不免見沮於喉司則一路韋甫略俾未暴
之恍亦一事也此則良遂已揔知矣何吾嶺近來議
論隨事睽離並與此公共義理各自占取爲已物分

彼此而較先後也溪屏兩會固胥失之矣向者川書魯論之出吾黨庶幾之望秪在花府一會而不惟不相契合一則爭先治發有若麾却同室者一則追後退議有若排鋪別局者來頭去就姑毋論似此氣像何足以動國人之觀聽而謂可以報答我　正考付托之重耶凡爲吾儕者孰不洞知此箇道理而却坐偏私所勝致此膠紛顧此孱愚固不足爲輕重台座尚不能調解而鎭定之耶竊謂他事猶或任他分裂而此擧不得不保合乃已玆自陶院發論並罷商山聞韶之會而更定花府望日之會未知原通已關台

覽否若使台執事命駕臨塵則固多士之幸也此固不敢望幸卽書諭于遠近老成諸公使之會圓滿而無關此論混合而無欠則於是乎台塵之賜吾嶺後生者亦可以有辭于國中商量處之切仰

上徐巡相 憙淳

向在花山穩侍談讌歸來閱月尚若充然有得秋氣漸肅總寒牙纛尚在道路伏不審旬宣體候備不爲驅撼所損伏慕不任彙寧侍狀粗安伏幸但向自查所還日汩於省疇撿灾之役而昨年之許多川沙尚有未盡起耕者至於近北一坊僅移而傷澇未穗而

摧霜灾損極目愁慘以若空踈竊恐接濟之沒策奈何查事顚末槩悉於原報伏計已有所下諒而情迹極其陰秘端緖姑未彰露不有別般究覈固難到底剖决一路章甫之翹首仰望者惟在營庭一查而極涉猥越未敢仰請伏未知如何道還事錄在別紙

答李進士 海祥

向荷賢從孫委訪兼致寵札擎讀屢回欣若面承誨言況伏審秋凊省候動止益衛崇深彙寧爽齒瘦脚轉覺凑兢悶憐奈何俯詢禰祀儀節仰窺盛意非以寧謂嫺禮而能言也特以夫子家奴或有所掇拾考

據於見聞之間則頗念契誼不可以空疎懵滯而終隱也幸賜諒采如何蓋此儀節備見於先祖文集第三十九卷答寒岡書及常變通攷麥禮吉祭等條伏想已入於良遂摠知而先集曰攝祀子某通攷曰介子某攝祀此與尊諭果指子告禰位而言然已上諸位稱謂可一例推知至若改題與否則先集中只以廟祭祝文書名言而不言改題一節通攷中以攝主不得改題遞遷定爲條目而繼曰具由告廟仍姑攝祀則雖不改題亦無未安夫先輩之議禮也豈不知不改題之爲未安而或曰如何得當或曰未有顯據

其難其愼未敢質言則恐不可以所重自別遽議於
此近見 正廟朝新刋禮疑類輯有李陶菴禮說曰
攝祀之稱但以喪不可無主用一時權宜之道今因
此改題四世之廟遞遷當祧之位是便以宗子自居
豈不爲萬萬未安乎至於行祭旣曰攝主則祖廟考
位似無異同祝辭中稱孫備禮亦何至大害於義云
云此其據義鄭重與先集中攝主妻之不得亞獻愚
伏集最長房之不改傍題同出於重宗之義則顧何
嫌乎幷采而參攷耶且告廟措辭已見於通攷當告
於攝行初祭又有先集之訓而旣云攝主並與晨謁

而攝行則祔祀之時恐不必別有主人諸位祝式不容異例伏未知如何悉定家已例恐與此稍異不必取考鄙鄉琴惺齋家曾有此變禮伊時稟質葛門告廟攝行而未聞有改題節次云此可以傍照否鄙所考據見聞止此草率更須博詢於大方禮家處之如何㦲大宗立後固不可虛徐權宜攝祀亦不可以行幸無負遺意丞定宗祀之托是吾黨之所共顒仰者并有以下諒切仰

答金承旨東獻

向來惠書認出心貺不啻面承誨晤卽伏惟溽熱

養體韻萬旺屏閫整暇觀玩益有緒仰慰且溯彙寧
年來需器盆敝若干料理滲淢殆盡兩滕病濕不便
運用悶憐悶憐此鄉士友有以前侯善政閣事至被
使家何問者當初設始時彙寧在萊府歸乃備悉其
梗槩追後毀撥事亦得以與聞矣夫所謂善政碑善
政閣通八路無邑無之獨安東禮安自古無一碑無
一閣豈兩邑前後守宰無善政者而然哉在昔鄭某
之宰安東朴某之守禮安有竪碑建閣之論而當時
諸賢特舉退祖遺訓而止之蓋爲碑爲閣者所以褒
地主不爲碑不爲閣則民在其中若無其實而爲之

是諂之也邑民之於地主襃之固未安貶之尤不當諂是地主與邑民之所共羞而退祖遺訓即此意也此說載在諸賢文集百世傳以爲美規一國稱之爲善俗往在辛亥一二吏胥與數三小民刱立善政閣其時鄭侯自本道莅本邑洞知遺訓之如此古規之如此故旣建而旋毁之又營建而嚴禁之一鄉士民咸稱以善政中一事及其陞遷離發之日主事吏民葺収已撤之材建旣拓之址一夜之間忽起突兀此則前官之所未料也全鄉之所未知也槩謂有官下錢貲者是誣官家也又謂以通告鄉中者是誣士民

也一鄕公議以爲前侯遺愛固所稱頌則必可以爲閣口可以爲碑而大賢定論斷不可毁劃有邑定規決不可壞廢況此閣一出後弊難防街衢竪碑村村建閣則三百年厚風美俗將掃地盡矣莫不驚駭憂嘆而猶以事係前官不敢自士民下手始招主事者曉諭毁撤繼通本家而傳令毁撥如是遷就拖過數歲矣昨年自備邊司有善政碑閣毁撤掘埋之關文而本邑士民未及聞知安東一文官曾經西關守宰有生祠於該府卽因備關毁撤還納木碑藏櫝於本家故始乃探問則果有此關矣於是一鄕士民遂齊

會撤去而上頭小板有前官名銜故依此例還送于
本家其顛末如此而已且所謂小民議送不過一二
邑吏綠愚數三官奴而爲之外村小民初不與知自
營門一經按覈自可洞悉幸賜商量周章毋使遵遺
訓守古規之一方士民枉罹大何如何如何如何

答李承旨源祚

自執事遺重制合有一唁而頹惰未遂乃執事先有
此記存滿幅珍諭認出情好也矧審冬暖令候動止
增衛崇深白眉老兄想同我衰謝而聞精力尚彊聯
床對討甚有趣緒區區仰慰纖切嚮溯彙寧自十年

來稍占優閑地界四面知舊之望或冀其有所料理
可以填補舊缺而合下牖散重以毁器已弊一知半
解収拾不住并與若干尋數已倚閣一邊奈何意外
陞資有　命感祝則極矣自揣樗散實無以報答萬
一慚悚愧懼罔知攸喩伽倻三洞之遊與執事有約
今幾歲矣與許散翁書面期會又不知幾遭而自分
鬢髮未暇賦遠遊一篇今春踰大嶺而北自寒碧樓
乘舟泝流歷覽二潭三巖而歸老脚益似有力況執
事惠以九節一杖明春可藉此扶曳自八公歷金烏
伽倻以三洞爲究竟地未知執事更不爲世故撓奪

待我於仙靈路頭否吾輩俱老矣志業寥落只此一事可意況白首相會非此未易辨得耶五七言素所不嫻而向爲四郡山水不得已略發腥臊口習尚恐見嗔於識字神仙矣此行若成庶可憑依大匠學得格律以謝寒碧樓主人豈非重可幸耶

答許敬翁 恁

料外一書遠投窮山仍審燕居冲養康福仰慰且賀況庭松耐寒盆梅吐芽種種佳賞又足以怡悅神思尤爲之健羨彙寧合下冷滯已成貞疾間被虐雪侵凌抱茶爐盡日塊坐若干書冊抛作笆籬物窃愧晩

暵料理竟歸閑事業際玆尊喻覓取陶山藁一袠可
想精力不以年邁而向頹能於此浸淹灌溉則誠古
人中晩能飫之資也吾輩之以此相勉自先覺者視
之恐曉矣無及愁吞若田地固好根本已牢異日相
對當屈首俯聽其緒餘矣明春三洞之遊向對大浦
令已丁寧置約而別若無大端礙掣者可勉就耳金
烏一律昨秋有歸路點掇者夏間遞付竟歸洪喬窮
恐遺物者以其爲累名山而棄而不受猶不知愧冒
爲續呈幸一覽而溲秘之無使見怒於金烏仙靈如
何來詩留在琴繼聞許後當覓來續和矣

答柳京老

向教中信無端一條鄙意鄭重豈有他哉中下圖仁義禮智位置之改正於草本正本者忽至印本只依舊圖則當日校正諸贊或以　御本稟改前種種下手爲難耳至於信無端一句亦當同此例故也且聞語類中有信有端之說姑未的攷未敢質言今承教意非爲補入不過板上標識則更當面議矣夜行公州詩中閣字閣草本中爲某字云若爾則頭標恐不可已況韓詩與韻府中若是其明的可據乎至於律算圖如欲釐正則近於率爾如欲頭標則非一二處

奈何今十六日間將向判所未可及期惠枉耶

與柳京老

阻候莫近日稀雖此憂惱中旁得不憧憧聽諭伏不審晩熙靜候攝養萬重仰溯且念晏寧一味病汩憒散而已意兒每欲置之軒下隨分請業而向被科撓今始進去幸視若己子詳諭而嚴督之使之粗知爲學門路如何此兒姿質非不美矣但才鹵而性懶以時加之鞭督亦何嫌乎所持去庸學二冊限以課程無使游泛而教讀之暇發問疑義周回講習如何此兒有善忘之病不如此則恐徒讀而歸耳學則老而

無可爲矣來頭屬望惟在於槩幸垂俯諒切仰

答姜景仁 獻奎

近日霜信奄至萬化次第收斂而獨吾多少料理尚漫究竟揃時處毓政自[illegible]卿際承寵綸謹審經履崇渼仰慰仰慰矧惟几案登暇上下探賾必有所怡慭相契儕然自適者而顧效癃憒不能進身晴裴奉聽緒餘袪自愧恨而已粛葺宿睃間劇若干尋數廢閒日久時出盛劇亭記盥頮面以自慰耳亭以古名秖據俗稱而擬之也乃蒙謬奬盛加推借若實有事乎好古者之爲執事之於尊者謂之不相悉則人孰

信之窃仰雅度不以老廢而棄之因書寓警預策朽鈍欲其紂先躅而追先志讀先書而述先業庶幾自納於寡過之地眞故人切偲之意也感荷何已第恐毀器已鑿無一物盛貯在中異日相對依舊只揑然一殼子而已愧負罔喩覽器小成可賀又不止以此爲賀素覵其資地甚好志業夙就饒了此一事必向前進步有安頓歇泊處重可幸也

與奇梭理 文鉉

先先生陞廡之請實 列聖未遑之典而一國公議之所同然也若侯明春先自貴省搆章籲 闔則吾

嶺之次第陳達誠如盧教爲敢已也況先先生偏蒙
陶山奬許　恭懿殿服除之禀正心性圖程訓之追
錄與夫格物物格之解無極太極之釋固多有捨已
見以從者及夫已巳乞退之日特薦先先生則嶺以
南搢紳章甫孰不知當日契義之聰融道學之高明
思所以共尊而闡發之哉玆將抽示疏草奉覽顛末
終有所不敢唯唯者夫陶山性情理氣之論卽千古
聖賢單傳要旨也其立言命義以虞典之惟危惟微
魯論之相近相遠易繫之繼善成性樂記之静性動
欲參互思孟四端七情之説以爲四端之發孟子旣

謂之心心固理氣之合也七情之發程子謂之動於
中間亦兼理氣也而所就而言者有主理主氣之異
則情之有四端七情猶性之有本性氣禀統論四端
七情非有二義者所謂渾淪說也以七情對四端不
容無別者所謂分開說也而𢪷衷乎朱夫子性圖中
無不善偏爲惡之訓語類中氣之發理之發之訓益
信其分而爲二而不害其未嘗離合而爲一而實歸
於不相雜乃於理發下着氣隨之三字氣發下著理
乘之三字於是乎四七理氣之辨庶幾周徧不倚攧
撲不破先先生之前後往復不啻累千百言始雖若

參差齟齬而畢竟沕然契合乃曰孟子論四端以爲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則四端是理之發
者固然程子論七情以爲情旣熾而益蕩約其情使
合於中則七情是氣之發者亦然又曰四端發於理
而無不善謂之理之發者固無可疑七情雖兼理氣
而理弱氣強易流於惡故謂之氣之發也其下繼曰
大者旣同則其小者終歸於必同也觀於先先生後
說總論可按而知也盖性情之理旣微妙而難言聖
賢之論或初晩之不同則謙虛樂取之美當時問答
固并有之而理氣分合之論亦幸其勘破無餘若使

文成往復辨質於及門之日如先先生之爲則恐未
知下抄究竟之如何區區平生慨恨未嘗不在於此
近觀農巖集四七說右可見義理之公異世而相符
也今此疏草全以此一段爲追配　聖廡之大事功
則誠是矣其上下排鋪開結漏却先先生晩後定論
而反以初頭辨難之語謂可以繼前聖而啓後學則
恐未必爲百世可俟之公案而尤非先先生本旨何
顧吾嶺七十州盡是陶山後人如是立論而强使之
趍走疏下則竊恐心有所不服勢有所難行幸有以
俯諒原疏草謹玆還呈

答南薰伯 有樣

向拜不免凌遽追懷悵缺即承惠書謹審窮寒省棣候加護莊重彙寧蟄伏窮廬自足優閒境界而與病爲隣更無他料理事愧悶愧悶碍文猥荷謬托勘甚不暇以拙訥辭且有前人盛製只依樣纂次亦作家體例故冒僭搆呈乃蒙采納悚恧何堪數處缺漏果因沒據致此今玆承標墳補而募值便劇未克正寫一通草草夾註殊極恨愧鄙家先蹟収拾太零星即荷謄示奉覽興感數年間欲與遠近章甫設吾山講會苹趍其時另賜光臨如何此會若定日當仰告矣

答金方伯 學性

屛世相違未得一瞻風範日者自京還台下札辱墜辭陋已三易月矣區區感誦益恨奉展之後時也卽日天氣向寒伏惟旬宣動止加護萬重彙寧以舊日宮僚老而不死再睹 玄和出世義不敢不參班哭扶舁往還衰憊成病方貼席殿屎呻悶伏悶近來嶺俗亦患奔汩於聲名利祿而不暇及問學一事台執事乃於簿領之隙擬復絃誦古規使一方衿紳有所觀感而振作焉甚勝事也第講長之謬屬㒺不佞實不覺愕甯失圖彙寧睘器已槃隨得旋失點撿腦

肚裡然無一物可藉手諉者台執事何取荏彙寧而欲引而置之講席之末也抗顔冒進竊恐重傷我台執事知人之明豈宜以病頓難強爲飾辭恭俟講會之成從士友後得其揖讓之規訓迪之方與夫問答討論之旨則顧玆鹵莽蟄伏者亦將藉其成法樂與傍近後生共之矣此亦豈非台執事賜耶惟俯諒而矜恕之繼有以終惠焉

與廬江志刊所

伏惟窮寒僉體動止萬重近聞自貴院裒聚廬屛前後是非文字遽行刊刻信否夫吾嶺之所以爲吾嶺

即我先賢培養導迪之功耳式至今家談性理士習規矩禮俗相交絃誦相聞者俟誰之賜也一自屛廬議論之分吾黨中淵源古家睽離乖裂不惟局外觀聽者之所共憂嘆僉座之坐在裡許亦以此爲吾嶺必亾之會嗚呼其可懼也哉當初是非之出固已不幸而在吾黨後生地須克去己私務從和平日月稍久習氣漸消則安知無好幾會好消息可以漸回吾嶺之古也哉區區老夔雖不能致力於其間耿耿未死一念惟是之俟耳向者高山志之始刊也鄙固不相聞知然其大家做錯豈惟僉座之所顯斥哉爲此

志者亦自覺其不是故畢竟乍發而旋收雖或有未盡收者其不能公行於世審矣何僉座之不自爲戒對舉襲謬張皇刋布將爲百世死守底義理也嗚呼其不思之甚矣且以文字定是非須眼目高識慮遠自立於是非之外而無毫髮偏私參錯於筆端然後可以服天下之心而俟後世君子之定論今僉座此舉專出於務勝則其文字之不能盡出於公平可知已若使此書一出是非愈淆山移海蕩莫知攸濟則在僉座恐不堪應接防遮之勞而吾輩區區保合之論自此無下手處矣且與其旣發而収如高山志之

爲無寧初不刋布以示廓然無我之爲愈乎僉座於此始占得古人不勝之勝而使一邊觀感者各自以不勝爲勝則吾嶺之依舊爲吾嶺此其幾也其眡㕧㕧辨別未知得失果何如也主事者必以用過工費爲說而此小失也惜小而忘大蔽近而忽遠非計之得也幸勿以人廢言審思回教切仰切仰

答崔穉善 孝述

近者連歲有枝洞行不唯與執事一晤爲幸伏聞東川措置已成規橅豈不欲一跡其間徘徊瞻眺於遺芬剩馥之所在而誠淺而𢡟極未之遂矣迨耿結不

能忘卽伏承惠牘謹審冬寒省候萬護稟寧刼寒縮伏卽一坏蟄蟲耳有甚趣狀可聞況神精已爽若干尋數亦停閣久矣意外文字謬屬不覺驚愳而汗背也豈意相悉如吾執事而猶且强之以萬萬不可强者耶明春縟儀不涘俯逑另擬進身末座聊表賤忱伊時可隨分草呈恭竢進退耳

答崔晩壽

病伏中拜惠書謹審侍棣履萬旺仰慰且荷稟寧尚苟寄人世而已古人之遭此慘制亦多文字應酬者而顧以老癃陋拙日因此擾汨自揣愧懼更誰惡尤

況出一文字惹起人疑怒至此左右處相愛之間責
之誠宜矣至以全沒考據潑斥則抑有說焉請以鄙
門之累日講確而究竟者爲左右誦之左右之言蘊
一言曰本州元無復城故也第以貴門所謂實蹟明
證言鶴峰狀啓言慶州之倭焚官舍倉庫則可知賊
已據城矣永寧兩義將之討賊慶州也言奮然潑入
則可知賊在深處矣西厓雜錄言朴兵使之進薄慶
州城也賊出北門掩後則可知賊在城中矣客舍砲
擊之後賊乃棄城遁逃則可知賊自城中出去矣賊
退而我入是復也故曰朴兵使收復慶州云然則當

日戰討之蹟當屬於兩義將也收復之功當屬於朴
兵使也考西厓狀啓奏聞武毅公不過守城而已林
浪浦一大戰而已而本州士民之爲武毅公願留也
狀曰大賊據城逐日焚盪又曰竟使劇賊宵遁雄州
得復上言曰大賊彌滿一府波盪又曰震雷投城賊
因爛死遁去其失守之驗收復之證較詳於隨錄與
狀啓而李參奉士謙爲狀言首倡武公亦參錄云此
則本州必有可據文蹟矣猶有巡察使兩度狀啓亦
因狀言中語有朴判官設伏發擧放砲殺賊之辭遂
有陞賞超復之 命則於是乎兩義將戰討之蹟下

讓於朴武毅朴兵使収復之功專歸於朴武毅而貞武公之區區忌嫌事在戰陣至願畱日却消融矣是以鶴沙葛庵樊巖之撰武毅公碑碣也並依邑人狀言及巡使狀啓中語曰公自左兵營還慶州則城已空賊躡其後乃退據竹長縣収集散亾晝則馳突夜薄城放震天砲賊多死大驚遁遂入據州城兵使上功歸已公不與云盖鶴沙前已撰貞武公行狀則豈不詳本州事實而云然鶴峰狀啓有朴兵使沮抑奪軍之語則葛菴樊巖安得不致疑於上功不實而云爾此鄙所大槩考據也若如左右之言本州元無復

城之事則已自本州願留狀言而奏實矣狀言首李參奉未知爲誰家而貞武公之參錄自貴門亦必有所考則何不就狀言中早圖釐正使前後巡使有失實之啓數三作家不得爲百世信筆也況如晩生謏聞居在三百里之遠有甚高見出於前後巡使之上而敢疑其數三作家之所不疑者耶當初固讓知其有是非也末乃信手屬筆以有此可據也尹竹齋行錄鄙果無由得見然若借嶺北通章欲鎭壓吾黨是非則徒激而已恐不思甚矣大抵此碑之立不立只當付貴鄕公議而已本非武毅家所與知然貴鄕若

無先發此論者武毅之孫顧安得以専輒芟此則當自貴鄉操切不必起怒於遠外蔑文者且考兩文忠誌錄狀啓孰不以復城言考貴州顧留狀言及巡使兩度狀啓孰不以武毅公功德言非獨鄙見爲然此則須自貴州博搜公私掌故得狀言狀啓舊本對校武毅公觀感錄洞辨其虛實或詳略則其復城與否戰功有無此碑之當立與不當立此文之應作與不應作可卽此便決此鄙所以講確究竟就質左右者也蓋文字之出自本州者當爲本州信蹟而武毅公遺事以東京志之闕武毅公歸之閔府尹私嫌何

也此未可知然其并與名氏刊去者固可疑矣至於
貴鄉孫淸虛齋日錄是觀感錄之所據以逐條立證
者也貴府古藏先生案所錄是朴氏及鄙近士友之
所籍以爲本州古蹟明證者也幸即取覽後并與竹
齋行錄詳細謄示如何亂後文蹟盖多相左必欲參
考以決疑耳

上叅判族叔 彦淳

伏惟初寒台體動止若何許久旅苦實非老境可堪
而向來公擾恐無將攝之暇區區貢慮實深彙寧闔
門大致粗安而遠老霞翁次第已歸厚土痛悼不啻

喩先集間經屢度攷閱不無多少脫誤今始招工釐
刻幾盡向後印看者倘不以失校勘厚責於吾輩耶
御覽次內閣政院玉堂三件褁承台教不曾謄覆
謹玆印上付 慶齋郎行可無疎漏之慮耳聖學十
圖中稟改諸處曾已面達倘能存記否蓋第七心學
圖第八仁說圖與李文成公往復互易原集已依此
釐正而館本未及改焉第六心統性情中下圖仁義
禮智淸濁粹駁等字始因河洛圖書之陰陽動靜分
排方位末乃以性情斂藏之分賓主向背之別欲做
天命新圖改正位置前後與金寺正李司議奇文憲

諸公往復商確爲十六七度而最後書即庚午易簀前十數日出也其不容不改可見於新圖改說而以已經 進御未敢擅改然更以隨宜請改之意丁寧托付函丈後日則今此三件原集進獻即千古難得之期會也幸台座以短劄詳細陳達特蒙 處分則台座之克體先志將有辭於世而否則請于大僚因此會 還稟改正亦一事也既正館本則院本亦當隨改而館本既正則院本雖不改亦何憾焉又有一二先輩以今見行於原集者爲正本者至蘆厓柳公之辨出然後始服其考據未精之失即此尤可見當

改之無疑矣經所以援例者飭必使及期糚送者實爲此一事並有以下諒伏望

答判書族叔 孝淳

月初伏承下書謹審台體栽餘無損或君安侍仰慰且荷實啣間當蒙 批出 肅種種感祝尤何量也但公事供劇之中又不免科擾之來逼是則獻念橐寧向來感病近幸必可而上舍叔再明入地慟悼何喩近日嶺中復唱壬子餘義已成數處會集有較訃乖激之慮昨見川前之書魯林之通似有徹通保合之幾殊可幸京中則徐判書一疏後更無繼發者否

大坪酉谷兩台俱聞以此義封章 聖批何如 緩陵舉緬聞已定地而卜日耶當日昵侍之臣以義以情恐不可晏然在家竊欲臨時上去並須因便敎示如何

答承宣從兄 彙圭

前月廿四日晦日出兩度下書次第伏承謹審旅中調體保無瞀損是則伏慰仲聞姪事實係門戶之運痛惜之至膓摧而膽塞也念渠行誼之篤學識之邃顧今世更何處得來也況得此惡報於半千里外將何以按抑得他須自寬譬無至傷損千萬從弟癃狀

俥遣溫淳諸老姑無大病是可以爲幸耶某事自梧溪通于屛山自薄里通于三溪兩通一時並出會林追後縱蹊有若較計先後着者卽此氣像甚不佳豈意堂堂義理之塲不免以血氣從事耶遑値喪餘不得從前其會而心甚憂悶今承下敎如此當藉此鎭定得一分矣

答族弟德興 彙載

卽承惠書謹審爲政履度珍護是則爲慰但孔道策應非仕學交資之所若移占于山水松桂間簿牒之暇得以優遊硏究則甚好耳彙寧依舊病攦而近被

村診所逼屏伏潑山罕與人過從非几案書冊必杖屨林壑時到奧義難會幽趣無窮處要與意中人講究而揆尋勝可隱柳兄昨已入地不可作惟竹西老叔與相資發俄聞策馬西之自此將塊然獨坐作枯禪生活耶每承尊諭以瀟然脫歸為快活事而不惟林下不見並與此叔而奪去何也此叔在從有老境切劇之益而在尊將安用羊蹄之踏破蔬畦蛾眉之拿縛布袴恐令寒士敗胃喪志而已好笑好笑院事非欲故取擾勞搠院本意只為講習詩書作成人材之所而進道門內不見揖讓之容不聞絃誦之聲者

今幾十年矣今春妄欲挽回古規廣招衿紳爲幾日講會則其所供億始同無麪不能不得已停閣始乃節略財用運收己斥之土猶禁窮家之執耕者量推鄰境之劉擄者更與今秋收穫積其衍餘爲講士之資未知能知意否也

答族弟德輿

三夜寒樓八仙同座竟至一衙而七舟鷗鷺少樂蕭瀉增悵意外華械忽墜舊潭明月忖手傳玩可釋火一之歎剡箚纂履增裕韻致益淸是則仰慰促鐏饋公事也詩酒閒興也而恐不免惱此而曠彼吾輩與

有歙焉稟寧翌日舟次玉筍峯下徘徊仰望縹緲巃嵸之象因回舟入龜潭洞口淸江白沙潔淨不欲唾遂登蒼霞蟆樹一覽管領爽氣滿袖不忍便捨日暮始歸棹降仙臺下轉上急灘宿酉橋店曉起裝舟添載丹陽二手梢工上溯三十里而止卽島潭也三峯在水不讓洞庭之君山平湖西島皓月滿江時適旣望遂放舟一暢吾輩之快觀止矣惠律臺步驟呈恐被古人含山詩反拙之譏耳

答從弟景民稟秀

溪堂一夜話遂成千里之阻懷想不禁黯黯卽承先

書備審潦暑㦸履康勝各家諸致一穩慰何量也但仲聞已入地此生將何以復見可惜又可慟也從合下病軀千里冒熱才到衙或滯或泄無日不痛迄今原證未祛有時鬬蘇所謂邑嫳眞所謂百孔千瘡況今年給倭米太半爲前年引用邊門生事迫在呼吸始知差及於避鄕故蔭者有以也不得已捐出廩儲四千爲目前塗抹計所自爲計者不過一日數器飯而已若使老從善飯如向時此猶不能繼寧不可笑政目餓才得見翊姪初仕可喜

答從子晚翊

向自溪南便得書是新年第一消息翔審旦履安勝慰何可量也此間自京來因病頹不振兄主凡節又比前損下闊闊高峰陛廡疏果以春間爲之否自湖南道會所有來通而前疏草中四七說始覺其非有改搆之意而欲用嶺中疏草定送製疏十餘員其意固可也但終未知彼中論議之斷斷如此以自湖南搆送一草之意向因井邑便通奇矣吾輩於高峯事焉敢自外若於四七說不能頓變前謬則斷不可趨走疏下向付奇學士書已盡之矣今此改搆之論無乃向書後變動之消息耶但相距落落不卽得見疏

草攷搆者甚可悶鬱自京如有所聞此回詳通如何

如何

答憙兒

內行便見書知凡節姑安向後已數旬矣汝慈候調將莫無損瑕渾眷依穩否懸念不已吾間得涼意必蘇而許久阻食之餘元氣積敗無以収拾奈何邑況無暇及於家中所望者豐年耳大抵此官係是望外十三年蟄伏之餘特施以四百年所無之例豈非萬萬兢懼處乎守令罪過每出於錢財況目下邑弊若此其劇何暇言私計乎

答憙兒

向因風遞數度書次第得見矣旱餘得雨此時侍候凡節安勝否此間姑無大病而邑事措處轉覺惱擾極悶極悶年前清凉講會時日記及講錄曾已往復鹿洞勘整一冊子矣想必藏在院中此便必爲借送其時吾亦有數條講說而追思或有未穩處欲改其措語此處亦欲一設講會而儀節之間合有可考處耳

答憙兒

官隸面見書知無恙爲慰京行何故猝定見今世道

危險不如隨分讀書無失吾家規模

箋文

大王大妃殿誕日賀箋 在清州時

八方之慈化普漸 宗祊奠磐泰之安五旬之誕辰載臨寶齡祝岡陵之久榴月初望葵日胥傾伏惟德合無疆壽躋知命嗣徽音於太姙太姒貞靜爲福所召之徵賛弘謨於女舜女堯耋期見仁必得之驗迨令辰祈以大斗而羣情拱如衆星伏念迹滯西原心懸 北闕應義節而祈穀敢云報塵刹消埃稱幽畆而獻芹竊自效懽欣舞蹈

大殿望六賀箋 代錦伯作

周寢著日三朝之誠仰文孫達孝之懿義曆膺耆六旬之祚驗堯母大德之休慶旭方升賀酌以寻恭惟道咊皇極性盡人倫纘燕謨於 先王惟孝思之克遵家法獻鴻號於 太母以謙德而勉受廷儀矧寶甲將回之初年而令辰又屬於元日伏念職縻錦臬夢繞 瑣樓菲材適滯於按藩未隨千官劒佩之後微忱粗效於奉箋遥望五雲蓬萊之中

古溪文集卷之二終